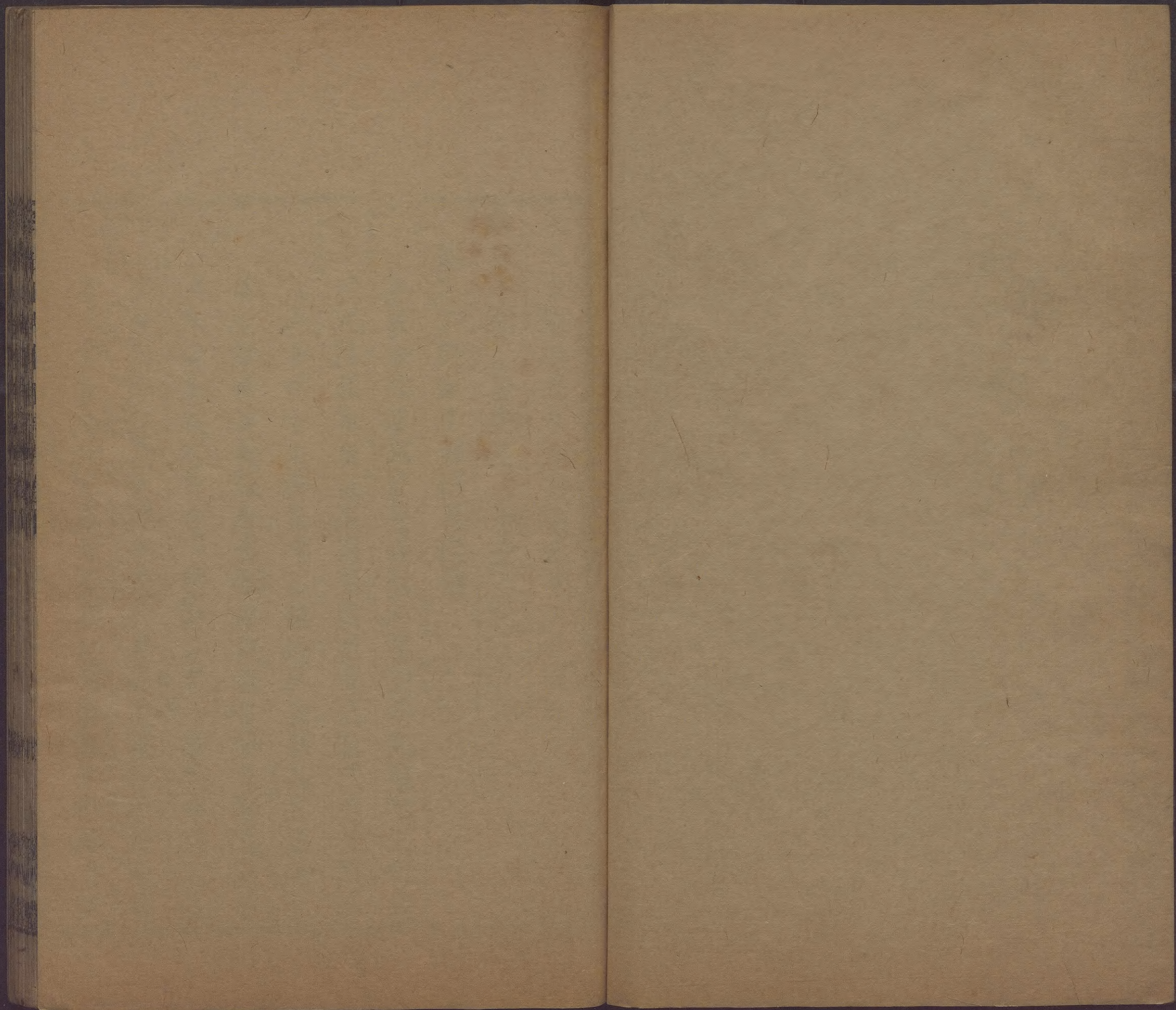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傳
676.06
827
部二
:2



先君子戡山先生年譜卷之下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六十歲

春三月遣諸生如嵯邑賑饑

去秋嵯亢旱不登是春穀石千錢小民率掘土當食
或啗草根木皮死者道相望邑令已設法行賑矣是
月之會座中言及賑事不繼先生太息久之因商之
諸生謂借資廣糶度幾米集而價自平王朝式曰嵯
民死者多矣存者無一錢而欲以平糶博半菽之飽
何嘗索之枯魚之肆乎盍如昔年天樂故事轉相傳
募以佐縣令所不逮先生然之遂書緣冊勸輸得銀

六百三十七兩有奇米一百七十一石有奇命王朝
式秦弘祐錢永錫祁錫禎楊鰲邢錫祥王兆脩徐廷
玠王受之等入岷綜設賑岷文學王儆弦佐之又募
岷米八百九十石有奇諸生徧走山谷間量度道里
遠近設粥廠一百三十七所每鄉推擇有心力者董
之給粥月餘日餉四萬餘人仲夏麥盡民復嗷嗷朝
式欲行三賑請再募郡中人多難之會祁世培請之
當事巡按某發贖鍰百金先生復命朝式等募之岷
邑得銀三千三十兩有奇糴穀凡賑饑民四萬二千
一百三十口有奇迄於有秋一邑獲全

是時問學者縉紳則吳執御葉廷秀王嗣稟諸生則
趙重慶胡鳴鎰金鉉先生皆有答書答金書曰學當
求之於靜其說終謬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動靜
則學亦無分於動靜所云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為主
發散是不得已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
從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
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
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卽所謂獨體也今
若以獨爲至靜之體又將以何者爲動用乎藏而後
發白沙有是言其始學固悞也其後自知其非又隨

動靜以施其功亦悞也摠在二五邊生活故耳故君子之學慎獨而已矣

冬十一月辨解太極之誤

是時先生有論學數十則

見學言內

其辨太極曰子曰易

有太極周子則云無極而太極無極則有極之轉語故曰太極本無極蓋恐人執極於有也而後之人又執無於有之上則有是無矣轉云無是無語愈元而道愈晦矣因曰一奇卽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卽陰陽兩儀之象兩儀立而太極卽隱於陰陽之中故不另存太極之象於是縱言之謂道理皆從形氣而立離

形無所謂道離氣無所謂理曰天者萬物之摠名非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摠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又曰理卽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道術始歸於一乎

他日先生曰千秋上下大道陸沉摠坐無

極太極四字學者且

細讀通書樂個入門

○先生又發明大中未盡之意論誠意曰或問子以意爲心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

惡一機而互見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
啻千里又曰大學言正心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証
之是指其所發言也中以體言正以用言周子言中
正卽中和之別名中和以性情言中正以義理言也
知心以所發言則意以所存言益明矣論已未發曰
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而言非以七情言也喜
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
其所謂中卽信之德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
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於所性爲仁於心爲惻隱之
心於天道則元者善之長也而其時爲春自其油然而

而暢也謂之樂於所性爲禮於心爲辭讓之心於天
道則亨者嘉之會也而其時爲夏自其肅然而歛也
謂之怒於所性爲信於心爲羞惡之心於天道則利
者義之和也而其時爲秋自其愀然岑寂而止也謂
之哀於所性爲智於心爲是非之心於天道則貞者
事之幹也而其時爲冬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
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卽謂之太和元
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於所性爲信於心爲真實無
妄之心於天道爲乾元亨利貞而於時爲四季故言
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言謂之中不必未發之前別有

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喜
怒哀樂之發於外言謂之和不必已發之時又有氣
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
摠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內有陽舒之心為喜
為樂外即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
陰慘之心為怒為哀外即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
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慎
獨之妙所以即隱即見即微即顯而慎獨之學即中
和即位育此千聖學脈也按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
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
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為卑提口訣直求之思慮未
起之先委犯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之譏朱子從事延

平之門初不喜其退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為
下手謂獨為動念與事久之又無所得終歸之涵養
一路陽明先生亦有致中無工夫工夫專在致和上
之說止因諸儒看中字太深獨字太淺而悞以慎獨
之功為致和之功故也先生謂獨中具有喜怒哀樂
四者人無無此四者之時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
所發言謂之和不得以寂然不動為未發以感而遂
通為已發蓋謂存發摠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故慎
獨之功致中以立天下之大本而達道之和即此而
在中以立天下之大本即隱即見即微即顯和以行
天下之達德即見即隱即微是之謂無隱見無
顯微學者從此致力焉將上之不至以揣摩氣象為
極則下之不至以把持意見為工夫千古能同支離
之弊一朝頓掃而濂溪主靜之說至是而始復明於
天下後世也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六十一歲

春二月始幅巾野服

是月孫甥章安民分居安民一匡子也一匡歸先生
先生課之讀補邑庠生越十日病瘵卒復撫其遺孤
至是安民已娶婦成立復補邑庠生先生日庶可報
吾母於地下矣授之百金令分居又遺資爲姊氏卜
兆先生平生嫁二從妹嫁一姑表姊娶一從弟婦娶
一再從弟婦撫一孤甥娶甥婦以及孫甥孫甥婦晚
年又娶姑表弟婦娶外母孫婦又爲外母及其公姑
各置祭產若干畝家中麤糲不飽不憚殫力任之

二月劉氏宗譜成

先生輯宗譜凡七卷首淵源考次世表次年表次選
舉表兼載王言次紀學士大夫贈言次世家列傳及
闡範次祖訓次宗約次典禮志次土田志合之備一
姓之文獻焉

冬十月刪定陽明先生傳信錄成

時談禪者動援陽明而闢朱子先生曰朱子以察識
端倪爲下手終歸涵養一路何嘗支離陽明先生宗
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教人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
以爲致良知之實功何嘗雜禪欲刪定二子書以明
學術之同歸乃先摘陽明文集爲三卷每條有發明
以世之讀是書者訛故也駁天泉証道記曰先生言

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起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用無乃語語絕流斷濬乎四無之說先生當於何處作答他日先生有言曰心意知物是一事此是定論也既是一事決不是一事皆無因爲龍溪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不知先生首肯否或曰曷爲必言有善無惡乎曰大學止言致知曷爲先生必加良

字以附益之乎學術所關不敢不辨朱子止闕晚年定論全集不及更定而罷。是時諸生互辨異同先生答王朝式書深闢佛教之非冀其反於正道又有答朱昌祚等勉以敦篤自脩不當黨同伐異彼此不能合先生自解司空職歸遇會講多遜謝不赴蓋白馬諸友以所見自封不受先生裁成而流俗之士又旅進旅退無潔已請事者遂聽諸生自相會聚乎十二月丁未改葬秦臺公章太夫人於會稽西裘村之

鳳山

先生以考妣下蔣葬域爲平田欲得吉壤改築時堦

陳剛卜地得鳳山遺以葬夫人及開壙土佳先生遂
決意改葬二親秦臺公柩年久不可舉易斂成禮先
生生不見父棒遺骨而哀號不自勝旣窆疏食三月
終身繫白幅巾遺衣遺土仍封於舊宮戒勿毀自此
先生半在雲門若耶間依依墓下不忍去。時王業
洵偕毓著十七生及門先生固辭不受而毓著執弟
子禮不改按先生講學以來未嘗以師道自任有脩
贊者必曰不足爲吾子師辭之至再其稱門人者彼
固欲以門人自居而先生處之儕友如故

天禎十二年己卯先生六十二歲

夏六月續置四世祖芳齋公以下八世祭產告竣

先生旣續置祠產及始祖三世墓田而四世祖芳齋
公以下祭產復不敷高祖以下則無半畝之饗先生
於不足者增之無田者補之四世祖芳齋公五世祖
遂安公六世祖素菴公七世祖怡軒公高祖守直公
曾祖茅山公祖兼峯公考秦臺公上下八世共置田
七十畝又季叔秦屏公遺產十三畝以無嗣歸於女
陶先生贖還爲公世世蒸嘗芳齋公貴州軍籍也舊
有軍裝田爲族人侵沒不避嫌怨復之別置守直公
義田若干畝以贍子孫貧乏者仍各勒祀典用垂永

久自是始祖以下蒸嘗皆先生所措置而先生贍產終不敵其半復皆遺自先世與夫人紡績之餘。武進大理丞張二無瑋初受易於孫文介間嘗旁叅釋氏一日遊徑山得先生宗旨於門人喟然嘆曰道在是矣因以書自通致其宗服之誠九月渡江謁先生先生叩所學二無以靜對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故學亦無分於動靜若專求之於靜便有喜靜惡動之病凡九容九思應事接物未免多踈畧處非古人體用一源之學也二無曰然已而更端請曰讀先生所著人譜而知學者得力莫過損益二卦懲忿窒欲克已也遷善改過進德也固有終身用之不盡者先生曰不然要識得乾元乾知大始懲窒遷改綱領也得此綱領則功夫入粗入細皆為有益不然即少有得力摠入人為湊泊於身心了無干涉幾何而達本原之地乎二無曰此旨自元公後不圖今日復聞於先生也盤桓數日而別

冬十二月定經籍考

先生初年疑禮記麗雜即有刪定之志而不得其說是時取二戴詮次之始知記中夫子之言皆家語文又有夫子對當時君臣語戴氏去其間答私為已有

悉改正如舊合大小戴為一十四卷每篇表孔子之

言為正記附以記者之說各從其類錯者正之訛者

衍之間有缺者以家語補之另立樂記補六經之缺

又節曲禮入少儀同文王世子合之大學為古學記

取曾子十篇配四書別錄丹書投壺奔喪為尚書儀

禮逸經削者數篇各編輯成書已而以朱子儀禮經

傳之說為是罷去前編復舉古人經籍訂定目錄尚

書逸經六篇曰夏小正附月合丹書儀禮逸經六篇曰

公冠投壺明堂奔喪諸侯釁廟諸侯遷廟儀禮逸傳

除檀弓禮運經解哀公問燕居問居表記儒行曾子

問凡係夫子之言還家語及曲禮等篇另見外分二

十二篇曰冠義附深衣考昏義士相見義補劉氏鄉飲酒義

燕義射義朝事聘義附見公食大夫義補劉氏喪記三篇喪義

祭法祭義三篇禮本即禮三本禮器禮坊附經解餘樂記附鐘

呂考削者四篇曰緇衣帝繫官人明堂位其禮察保

賈誼勤學還荀子家語正集三十三篇曰相魯王言大昏問

禮五儀三恕好生觀周賢君辨政六本顏回子路初

見入官困誓五帝執轡本命論禮觀射郊問五刑刑

政禮運冠頌廟制辨樂問玉正論子夏問子貢問公

西去問曾子問家語補集二篇曰表記雜記雜取說苑韓詩

外傳孔叢

家語外集七篇曰千乘四伐虞德誥志少
子等書

辨用兵少間即大戴記餘篇家語附集十二篇曰始誅儒行

致思辨物楚聘經解五帝德屈節本始終記七十二
弟子弟子行皆從削也古學經曰小學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王制

大學學記上文王世子合學記下即原四書曰曾子

十論語孟子子思中又定後儒為十三子曰董子文

中子周子程子程叔子張子朱子陸子曹子月薛子

吳子康胡子王子他日先生曰朱子儀禮為經禮記

書大抵如周易之十翼春秋之三傳各自為書不必
比而合之必欲比而合之則有餘不足之數略不得

不取他書以益之仍非古人之完書矣元儒吳草廬
著恒考註備言此意但草廬於戴記亦學焉

不無遺憾耳余向有所更定未及成書
姑以俟後之君子。見小學集記書學

古學經成

先生既定經籍考乃先取學書釐正之小學則以曲

禮為第一少儀第二內則第三玉藻第四王制第五

大學則從高先生古本次第而章句之學記上則以

文王世子合之大戴保傅學記下即原學記摠名古

學經序十三經首初高先生以大學古本見示謂大

學不分經時只是六段文字即戴記六本挈洪渙以

下置知至之後通前為一段釋格物之義而誠意以

下自分五段本之崔后渠銑高元元珙所定元生讀

而亟稱之已已夏著約義一編謂既可剖一而爲六
斷不可不剖首段之一而爲二以警正入目乃斷自
首節至天下平爲正經脩身節至聽訟節爲一章釋
格致之義以下如舊置爲之發其畧晚年以所疏
語多未定之見存之笥中是編所定分章如約義而
疏解則從高先生居多。先生讀大學曰大學之道
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
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也
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知
本知此之謂知至故格物致知爲誠意而設非誠

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必言誠意先致知正示
人以知止之法欲其止於至善也意外無善獨外無
善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致知後
此不必在正心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
并無脩齊治平之功也又曰慎獨乃誠意之功誠無
爲敬則所以誠之也誠由敬入孔門心法也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六十三歲

春正月奠陶石梁先生

石梁先生卒先生率門下士哭之私諡曰文覺操文
以祭畧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離覺無心即覺即學惟人心之陷溺愈深而覺
覺之機權愈拓昔人遞啓宗門先生益排元鑰直令
學者求諸一塵不駐之地何物可容其糾縛橫說豎
說不出良知遺鐸凡以還人覺性而止亦何異於前
洙泗後濂洛先生與陶先生宗旨各異然相對少有
辨難惟虛已請專而已

秋七月古小學集記成

小學之役既竣先生取和靖先生所以立教之意而
推廣之輯為集記九卷示學者首學的次躬行次六

藝曰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學終之以聖統
聖統有明上

遯往古念菴羅子陽明王子敬齋胡子康齋吳子附
陳白沙敬軒薛子陸子朱子附李延平尹子張子程
叔子程子周子王子董子孟子子思子曾子顏子孔
子衛武公周公文王附武王伊尹成湯臯陶夏禹虞
舜唐堯伏羲氏維元氏而終以吾道于城述先儒之
言以闢異端也。按諸儒與前所定十三子小異於
宋進尹子於明退
曹子而進羅子。時有答文德翼司理沈中柱曹
廣二進士問學諸書

冬十二月辛酉改築下蔣先塋衣冠之藏耐塋章夫人
先是下蔣啓封無蟻水之患而夫人卜地無所得乃
營舊宮葬之左規生壙仍實秦臺公遺木遺土於其
中先生為夫人志墓且附以自况稱劉子合葬預志
建立社倉於所居之里

是年春越郡遭水災米價驟踊民以大饑先生與祁世培悉心謀荒政請上官招商通販發倉廩而紳士各出私糶以平糶設粥佐之全活者萬計至秋收復告歉郡守下令每坊儲米二百石至來年平糶如故事先生曰年年議儲米年年議平糶何日之有乃建議即以儲米數為倉本每年秋成科息三分上倉積至四百石免息遇大歉分饑戶上中下三等上行粥賑法中下等行平糶法小歉但以十之九平糶十之一施賑豐年聽時價發糶糶法遇大歉減時價十之二小歉減時價十之一定期季春季夏粥賑亦在春夏之交百日為率其有孝子弟弟節婦貧孀喪不能舉者年有卹不論豐歉為非賭博雖遇凶不賑推擇本坊老成殷實者掌其事以三年為任任滿交代書其事宜為昌安里戶倉記每歲如法行之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六十四歲

秋九月始輯古小學通記

集記既成或謂有體無用先生復輯通記一書明治天下大經大法凡分四編首政本首大學石經次務學篇次知本篇次誠意篇次正心篇次脩身篇次首孔子問官齊家篇次治國篇次平天下篇次問官次周官曰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次歷六代官考曰官制土田典禮兵制刑法平準次入官首子

官次春秋諸臣尚論次戰國諸臣列傳次邑宰列傳
次守宰列傳次監司列傳次文學侍從列傳次諫議
列傳次師儒列傳次九卿列傳次宰相列傳次將
帥列傳次五等世家次天王本紀次逸民外紀 終
之以王道 歷代詔書奏議 赴少宰任尚携書編輯大體具者
十八九未及成書而罷。時有與同郡章給諫正宸
書責其久居言路不能以諫顯

甲申

十一

起改吏部左侍郎十一月丙申疏陳前罪不

允

先是少宰員缺廷推數人上俱不許適召對上言及
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為慨嘆久之
罷朝特遣內侍傳吏部擢用先生故有是命先生聞

報謂待罪之身分宜屏息田間敢荷賜環殊典乎拜

疏陳前罪乞上收回成命容臣薄謹在籍徐俟定論

兼申救黃公道周奉旨劉宗周以清望起改佐銓着

遵旨前來供職不必剖陳

按是時閣臣薛國觀新敗
詔特起舊輔周延儒相之

欲反前苛政以圖治平延儒乘上意推獎舊德如鄭
公三俊范公景文張公瑋金公光宸李公邦華倪公
元璐黃公道周吳公麟徵祁公彪佳陳公子壯以次
登用先生名時延儒尚未入朝實簡自宸衷也。黃
公以稱引鄭鄭及糾楊嗣昌奪情謫江西都事既而
巡撫解學龍復薦公賢上謂公黨邪亂政學龍狗私
俱逮下理廷杖時傳擬公重辟故先生
疏及之旋為輔臣延儒所救遣戍去

崇禎十五年壬午先生六十五歲

春正月拜疏請告不允

劉龍山先生年譜 卷下
時患癰閉以病請也

夏五月丁丑初九日發自家

先生患癰閉未解忽聞

大清兵破松杏寧錦又聞流寇破歸德所過無堅城進圍
開封蹶然起日際此時艱豈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
死一日爲君父之身遂襆被上道洵從行宵渡錢塘
及會城當事者來迎而先生已出北關解維矣

乙未二十七日次淮安再疏請告仍次淮安以候旨

拜疏敬陳聖學以終致主堯舜之誼

先生感上知過恐一旦填溝壑長負聖恩死不瞑目
又熟念天下治亂之故決不能舍道而別爲手援故
拜疏陳聖學以終致主於堯舜凡數千言共一曰明
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效三曰崇聖學
以需治化上覽疏謂濶於事情難施用置之疏載集中

會推閣員不報

六月著原旨及治念說

先生著原旨七篇一原心二原性三原道上下四原
學三皆所以發明心學也文載全集治念說者言念與思

有別念有起滅思無起滅也治念者與思以權而不
干之以浮氣化念歸思化思歸虛而已。濮州葉潤

山廷秀問學於先生初先生尹京兆時潤山爲司理
越七年致書質疑辭旨勤懇庚辰官北部郎申救黃
石齋觸聖怒廷杖是時謫戍遇先生於淮上肅躬請
事以師禮先生謝之與之論誠意之學潤山謂此後
尚有格致工夫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先生爲剖存
發合一之理曰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
遷矣止善之量雖通乎身心家國天下而根據處只
在意上蓋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知此則動而
省察之說可廢矣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
不察安得所爲常惺惺者存又存箇何物養又養箇
何物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靜又
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動不特此也又
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謂幾者而謹之
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已不是况又分爲三乎然則
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幾
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所謂動
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
一箇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
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訛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
之時位有動靜則性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

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必於斯爲至也

秋七月會推吏部尚書不報

辛卯二十三日北進候旨八月丁未初十日次臨胸前疏報聞

不允癸丑十六日三疏請告不允

癸丑十六日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癸亥二十日疏辭不允

九月辛卯二十四日北進

前掌院王道直以會推閣員免官朝議僉謂代之者

莫如先生銓部列名上詔亟報可先生以越次躐遷羨有永安拜疏辭曰夫都察院風紀之司也有司度府於是乎資彈壓諸政事於是乎贊可否海內民生吏治於是乎行激勸當此中外多故之時所係得人良非淺鮮一旦俾臣越次而處之將壞法亂紀實自臣始又安望有展布之地乎上不允

冬十月庚子初三日次新城再疏辭不允

戊申十二日至京師甲寅上召對於文華殿面辭不允遂

拜命

上召對於文華殿先生復固辭上不允輒問都察院

職掌安在先生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度在是乎絲是而求之諸御史端不乏力上行下效之機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於以化成天下不難矣上曰卿力行以副朕命先生又辭職再三上曰已有旨了乃謝恩退於是集諸御史申飭之備言所爲潔已貞憲者甚悉且曰如有穢賂彰聞必以白簡從事諸御史各相戒不敢犯

壬戌

二十
五日

拜疏條列風紀之要

先生敬脩職掌首疏風紀之要有六一曰建道揆一曰貞法守一曰宗國體一曰清伏奸一曰懲官邪一曰飭吏治疏入奉旨官邪吏治關卿職掌即嚴劾諸御史力洗積習加意激揚如有巡方受贓的指實忝來其餘諸款俱不行

疏載
集中

甲子

二十
七日

拜疏請嚴考選

時考選屆期人情奔競郎署中有陳乞者推知中有以賑濟建城防河等名減俸行取者皆賄首輔周延儒爲之地先生拜疏請嚴澄叙之典特糾御史喻上

猷短喪起復河古巡按嚴雲京前令山東行賄冒功
又薦舊給事袁愷成籍御史成勇延儒見疏決然不
悅調旨減俸以勵軍勞非資濫及部屬陳乞情亦各
殊喻上猷嚴雲京分別議處成勇袁愷速行議覆

十一月丁丑

十一日

拜疏申明巡城職掌奉旨允行

按巡城職掌專在督察輦轂日打喧鬧禁賭博捕盜
賊叅奏打點餽遺裁抑豪橫懲罰奢侈遊戲察問九
門官吏不法末世凌夷大率以文具視之先生拜疏
請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率地方講明之
卽以鄉約行保甲之法遇有前項得遞相舉發重則

題忝輕則怒問更立責成法請於城差報竣之日城
御史先以鄉保法甄別兵馬司官隨以鄉保法甄別
城御史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奸不舉
致爲別衙門所舉發本官以不職論奉旨允行先生
復條列事宜移咨五城御史著爲絮令

戊寅

十二日

拜疏條奏脩邊大畧

是月初五日

大清兵自界嶺黃崖諸口入京師戒嚴上諭吏部都察院
大小臣工明於軍機邊情措餉城守者具疏以聞先
生應詔陳言畧曰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必

務鎮靜以立本而無失之張皇安詳以應變而無失
之造次此匡濟時艱第一義也至於施行急務請首
旌血戰死綏之盧象升以作天下忠義之氣急追戮
誤國奸臣楊嗣昌以謝九廟之靈亟逮跋扈悍將左
良玉以肅軍紀亟勅馬成名潘永圖戴罪立功以圖
後效亟勅在事諸臣防關以備反攻防潞河一帶以
備越渡防通防津防德防臨清以備南下亟以厚賞
召募勇敢之士以資禦侮亟嚴城守堅壁清野之法
而以安人心爲本計上覽疏曰責重朕心亦是但恐
盧象升追戮楊嗣昌何遽能退兵乎置不省

庚辰

十七

趨名對

先生既拜疏嚴考選諸營競者懼無何新太宰鄭三
俊入朝三俊素稱剛執不可干以私諸人念三俊與
先生典選必闕已華貫益走延儒門以進會邊警告
急行間急須人延儒授意大司馬張國維令以邊才
薦候考諸人國維阿指上疏薦某某武畧可用并請
上親較第延儒從中調旨許焉三俊聞而驚詫曰考
選部院之事皇上且不得專况樞輔乎遂上疏明職
掌謂宜俟部院考後再請面裁否則爲侵官上覽疏
怒是日上召三俊及先生與僉都御史金光辰上首

出太宰疏詰之曰大權者人主所自出朕欲親考諸
 臣何謂侵官太宰對曰考選原屬部院事今皇上遵
 祖宗舊制歸之部院臣等敢不祇承實所以奉揚皇
 命也上意未解先生奏曰冢臣之意欲俟部院考後
 別其居官之稱否品行之純疵議定進之於皇上皇
 上再廷試而授之官在朝廷固為摠攬大權而在臣
 等亦得盡職掌萬一若止就面對衡量則一時之語
 言不足盡終身之梗概徃徃論列明辨者其人多傾
 邪條奏質魯者其人率忠樸以言取人失之幸予皇
 上何以定其流品乎伏乞俯從冢臣請幸甚上不許
 宣旨召候考官十二員王時敏等對畢先生又奏曰
 聆諸臣奏對大率出於勦說居多終祈皇上發臣等
 再考上默然罷已俱授兵科給事中所云通賄者多
 與焉其未考各官授臺員部屬有差

辛卯二十拜疏糾中書王育民舊絳州知州孫順餽遺

奉旨允行

明年春天下長吏復當會朝脩觀事先生拜疏請嚴
 禁餽遺已奉俞旨出榜張示通衢時有中書王育民
 者謁先生贄以書儀為舊絳州知州孫順考察地先
 生揮之去上疏然之且自劾曰臣叅列風紀此曹不

難為非義之于視國憲如弁髦實臣生平不足取信於人所致大負皇上任使乞賜罷斥以為秉憲無能者之戒奉旨孫順王育民俱着革職法司提問卿秉正發奸有裨風紀着安意澄肅以副倚任士大夫聞之肅然

甲午二十拜疏申飭憲綱

先是上面諭先生命申飭諸御史隨賜憲綱一帙責着實舉行先生彙括書中大旨約為五事以獻一日重臺員之建白二日定臺員之差遣三日正臺員之體統四日嚴回道之考察五日嚴臺員之選轉大都

厘飭近習復還舊章期與諸御史更始上覽疏至建

白條下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二語意不憚奉旨憲

綱舊例甚明不必另托敷陳

疏載全集

閏十一月己未二十九日上名對於中左門奉旨革職

上以邊警下詔飭百官責及臺省尤諄諄內有代人規卸為人出缺等語給事中姜琛見之曰此必奸人入蜚語謀翻局即二十四氣之故智也上疏爭曰代人規卸皇上何所聞而云然因及二十四氣之說

先是

六月枚卜閣員列名者多正人宵小忌之思有以中上疑乃於朝堂布匿名揭內列二十四人號二十四氣上疑廷臣濫舉太宰掌科掌道及被推一二入皆下獄掌院王道直免官上大怒下吏

議採罪會上又開宏政門令廷臣時得面奏事行人
司副熊開元進請屏左右輔臣密奏上曰政府豈不
得與聞乎開元遂糾首輔周延儒政以賄成專恃其
利巧逢迎聖意而實不能擔當國事以致敗上領之
勅令其疏疏上而語顧絳漏上臨朝立縛開元於衛
獄并收採先生出而嘆息曰皇上方開宏政門求直
言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也當與九卿公
疏救之入朝昌言其事鄭太宰以下唯唯二十八日
進疏是日早朝畢上召府部九卿科道面議督撫去
留諸臣正候召忽傳上授密旨於衛堂三日內以採
開元絕狀聞各相顧失色莫知所以先生曰爵人於
朝刑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私斃諫臣與今日宜
空署力諫必得改發司寇而後已否則尚何顏立交
哉之下耶衆許諾申刻上御中左門首論督撫去留
諸臣以次奏對畢有御史楊若僑者薦西夷湯若璽
善用火器請上召試上許之先生出班奏曰楊御史
之言非也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心義其次杞
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
策戰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講專恃火器爲司命我用
之以制人人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

所破乎則將來火器必爲中國之大害矣先臣戚繼
光在塞上謹烽燧嚴斥埃軍法脩舉數十年無邊警
何嘗專恃火器今日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
也至湯若望向倡邪說以亂大道已不容於堯舜之
世今又作爲技巧以惑君心共罪愈無可道乞皇上
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上意不憚曰火器乃中
國長技湯若望不過命監制火器何必深求若仁義
節制之說亦是先生又奏曰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
數國家大計當以法紀爲主法紀脩則人心肅人心
肅則闕外用命如大帥之跋扈援師之逗留實王法
所不容如何反從姑息而爲此紛紛無益之舉乎止
曰正召卿等議此耳先生奏曰罪有輕重罰有大小
今日當先按罪之重者以及其餘叛帥祖大壽家屬
寄居京師彼此潛通禍出叵測乞皇上早正典刑以
肅國憲此臣所謂脩法紀之大端也上曰祖大壽家
屬在京朕亦知之姑議督撫去留可也先生奏曰如
議督撫去留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總寧薊關
門三協皆其責任平時旣忽邊防聽兵闖入今又借
援南下爲脫卸計聞謀報邊騎續來關門備禦無人
從此宗社之禍有不可言者此志完當首議處分上

曰范志完自不能辭咎但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
鄧先生奏曰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
局乃不追原禍始更弦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
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
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從容頓首奏曰今日第一
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身關公天下爲好惡合國
人爲用舍慨然永爲皇極主於是進賢才以資治理
開言路以決壅閉次第與天下更始宗社幸甚上曰
目下邊騎南下如何堵截且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
頓先生奏曰禦敵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

先擇賢督撫欲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其人二
部得人則庶司莫不稱職於以禦侮不難矣然有要
焉宋臣有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
平斯言誠今日鍼砭也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
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
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
畏威者若徒以議論之捷給舉動之恢張稱曰才望
以之取爵位則有餘以之責事功則不足究何益於
成敗之數哉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奏曰
正以前人敗壞皆繇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

守後才上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先生奏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上自大將下至偏裨凡補一官授一職無不得賄數千百金所以三軍解體士卒莫肯用命繇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色解曰知道了因勅先生起時太宰以病註籍司農傅淑訓遂以款語申救塚開元上已拒不納次宗伯以下無一人言者先生出班奏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二臣遽以言得罪甚有傷於聖政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甚有傷於國體願皇上擴聖度於如天得賜矜釋不勝幸甚如臣宗周累多狂妄幸寬鉄鎖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懇直宥鑒於聖明復其原職臣等何幸而蒙皇上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而不邀皇上法外之恩伏乞聖慈少視同仁上曰黃道周有學有守起用出朕特旨豈二臣可得與比哉先生對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勅下法司原情定罪若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王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刑官何公何私且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不可問乎先生復奏曰不如如此

自當治罪若二臣敢以衰朽餘生保其無他上大怒
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伏地叩頭謝
罪文武班行各申救上曰開元疏必有主使疑卽宗
周僉院金光辰奏曰宗周賦性經直與開元並無舊
好今日申救實從君德起見且其振揚風紀整飭朝
常百僚中所不易得終祈皇上寬宥上曰金光辰也
聽議處先生偕光辰出待罪朝房而革職下邳之旨
下光辰降級調外用執政復以先生年老請上改旨
劉宗周復拘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改
今乃藐抗徇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

姑且革了職金光辰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降三級

調外用先生方將次日操疏救採開元以獲罪不得

上六卿臺省詞林救先生者疏凡數十上而孝廉祝

淵又特疏從鉉臺入上俱不省

越數日上終以先生言改採開元刑部擬

罪部擬不具招上益震怒杖二臣各百而入○晚近

司寇徐石麟奪官并司官降級為民者數人

憲度凌二御史大夫率依阿諸御史意先生掌憲六

十八日正色諤立諸御史凜凜敬憚焉每退食慨然

以天下為已任欲上承主德下肅朝綱內清輦轂外

整吏治民生嘗曰使吾在事三年而中外不肅請請

治溺職之罪及被放深以不得行其志為憾副院為

張瑋僉院卽光辰廉潔亞於先生先生與光辰去位
朝野惜之

十二月壬申

初七日

辭朝暫止都門外之接待寺

先生青衣小帽向闕叩頭出都門以邊警未息止於

接待寺公卿送者軒輿駟馬相錯於道而先生杖策

馳一蹇見者歛衄竦嘆

中書陳公龍正紀之以詩曰策蹇而舍車不獲公卿身送

者以道周揚鞭不見人蓋實錄也

時先生眷眷不忘君父擬疏陳悃

論君道之要在一心當以神役心無以心役神時上

又以採開元先生故深疑羣臣有黨出中旨起復故

相王應熊且勅臺諫曰有妄言者罪之舉朝恒懼先

生草疏欲糾旣而念身方待罪二疏俱不上。先生

在寺幅巾布服道味道然士大夫以學就正者與之

從容論難退則掩關著書不以冰霜輟業於得失升

沉淡如也是時問道者爲張公瑋吳公麟徵祁公彪

佳劉公理慎金公鉉陳公龍正董生標惲生月初祝

生淵先生各隨所問開發之聞者漸以興起祁公方

被命掌河南道先生欲與共振風紀冀奏澄清之治

乃邗公抵京而先生先一日得罪相對黯然而造寺

語必竟自先生告之曰道只在事君當官莫於此外

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又數遺公書言身居言責當

以諫諍明職業毋負生平學問董標關東人舊遊馮少墟先生之門時官南城兵馬司一日謁先生問大學之要先生曰在誠意退而作心意十尚相叩擊先生遞答之大抵言意爲心之主宰卽主宰而流行在其中固不可以意爲發心爲存亦非截然以意爲存心爲發也又舉經書中與誠意相發明者詮解以示標曰誠意發蹄祝生淵海寧人以公車入都聞先生落職上書切諫詔坐妄言朝政下部議處淵不爲意進而納贄於先生北面稱弟子

崇禎十六年癸未先生六十六歲

春正月著讀易圖說

先生旣著人極圖說以明聖學之要因得易道焉復

述圖十二易衍四十二章以補前說所未盡

按人極圖說謂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物鍾靈有人人合德爲聖似一一有層次先生獨言人卽天卽地人心具有太極陰陽五行萬化之理人極圖說與語錄中備言此意至讀易圖說則發揮無餘蘊矣誠擴前聖所未發也

二月丁丑

十三日

南發次通州

朝士申救先生者疏日進致爲上詰責先生不自安乃出次通州浙中舊臺郎知無以爲歸歛金以贖先生謝不受寄居蕭寺兩月有感去留之際徃徃形之

詩歌以見志播紳學士從而和之名旅中唱和集

三月古文易抄成

先生在京邸友人有問太極之說者輒舉易以答遂

舉而詮次之按周易古文經二篇每卦首象辭次爻

辭孔子傳十篇首象傳上次象傳下次象傳上小象

次象傳下次文言傳次繫辭上傳次繫辭下傳次說

卦傳次序卦傳次雜卦傳即所謂十翼也先生所定

在今古之間每卦首象辭次爻辭次象傳大小象一

如乾卦位置繫辭以下亦間有更定太極兩儀四象

八卦六十四卦圖并六十四卦圓圖六十四卦方圖

皆與先儒不同大抵發明太極即在陰陽之中而以

後因重皆緣此而推始二月之五日終三月之二十

五日凡五十日而抄義成臨絕先生曰易抄有心得

傳小象俱降一字書之

夏四月己巳初六下河西務以舟行六月乙亥十三至

自京

時鄭太宰以外察屆期新摠憲李公邦華未至上疏

請令先生戴罪完察事上不許先生聞之即日戒舟

行正值邊騎充斥前途弗顧也同歸為祝淵淵既得

罪滯京邸欲上書摺擊二三用事大臣先生亟挽之

南歸途中先生日與淵及洵剖疑抉微各灑焉有會
行次吳江淵告別先生作詩送之曰行行情惜分手轉
發林臯興進脩貴及時行止則云命各言勵初心勿
復疑孔孟巧拙雖殊方勉之誠與敬

秋八月劉氏義田告成

先生於天啓間著義田權輿說以風族人自此歲有
輸將復佐以子母凡二十年共置田百畝於是定爲
居室三有百畝口始有二百畝日少有三百畝以上
曰富有其贍族卹賢隨田多寡以爲差又定卹典事
例一卹賢二卹鰥三卹孤四卹癯五卹喪六助婚若
鰥寡孤獨而已經犯過犯譴者不給醮婦同蓋於存
卹之中而寓激勸之法詳具事宜示後人名曰孝義
傳芳

冬十月重建天樂茅山閘

按天樂壤接蕭山內受麻溪水而外通錢塘江江
流挾海潮以進合麻溪水橫入內地爲患叵測昔人
築壩以障之自麻溪築壩而溪水改從茅山出外江
春夏雨集外江潮汐與山洪會天鄉之民盡爲魚鱉
嘉靖中復有茅山閘之建其後日久閘圯江復歲決
而禍未艾先生嘗建議謂宜撤麻溪之壩移壩茅山

則天鄉與內地均無水患爲蕭人所阻而罷是時先生憫天鄉凋瘵不已復與余公煌請於當事謂移壩不可得姑先築茅山稍紓一方因當事允之舊制開二洞洞高二丈餘故益佐水爲厲先生指畫分三洞築其上半如壩閘口僅高丈許舊制閘一重今於門內加板一重內外扇之三月而落成自此天鄉少水患畝收一鍾人人頌先生及余公之德不衰。時史孝復駁先生心意十答先生作十商以復之又有答史孝咸孝復諸書皆發明答董生未盡之意

十一月著大學誠意章章句

先生以先儒誤解誠意乃改著誠意章章句又類詮朱子及陽明古本章句并及曹魏石經各爲辨誅於

下

著証學雜解及良知說

先生痛晚近學術不明用功悠謬作証學雜解二十

四則末章以覺世之責自任又著良知說一篇

文俱見全

集中○按先生於陽明之學凡三變始疑之中信之終而辨難不遺餘力始疑之疑其近禪也中信之信其爲聖學也終而辨難不遺餘力謂其言良知以孟子子合大學專在念起念滅用工夫而於知止一關尚未勘入失之粗且淺也夫惟有所疑然後有所信夫惟信之篤故其辨之切而世之競以元渺稱陽明者烏足以知陽明也與

十二月書存疑雜著

先生平日所見一一與先儒牴牾晚年信筆直書姑
存疑案仍不越誠意已未發氣質義理無極太極之
說於是斷言之曰從來學問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內
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又曰
夫道一而已矣知行分言自子思子始誠明分言亦
自子思子始已未發分言亦自子思子始仁義分言
自孟子始心性分言亦自孟子始動靜有無分言自
周子始氣質義理分言自程子始存心致知分言自
朱子始聞見德性分言自陽明子始頓漸分言亦自

陽明子始凡此皆吾夫子所不道也嗚呼吾舍仲尼

奚適乎

按先儒言道分析者至先生悉統而一之先
儒心與性對先生曰性者心之性性與情對

先生曰情者性之情心統性情先生曰心之性情分
人欲為人心天理為道心先生曰只有人心道心
者人心之所以為心分性為氣質義理先生曰性只
有氣質義理者氣質之所以為性未發為靜已發為
動先生曰存發只是一機動靜只是一理推之存心
致知聞見德性之知莫不歸之於一然約言之則曰
心之所以為心也又就心中指出本體工夫合并處
曰誠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此處著不得絲毫人力
惟有謹凜一法乃得還其本位所謂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慎獨之說也先生曰誠無為
敬則所以誠之是也夫朱子亦言敬矣忽誠意一關
而綴敬於格物之前是謂握燈而覓照象山陽明亦
言心矣象山混人道而一心則必以血氣為性命陽
明謂妄心亦照歸之無妄無照則必以虛無落象周
先生即誠言敬而敬不失之把捉本意言心而心不
失之元虛致此之謂致知格此之謂格物正心以上

則舉而措之蓋一誠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所由合
朱陸陽明而直追明道濂溪上溯之孔孟而止嗚呼
至矣乎

崇禎十七年

皇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六十七歲

夏四月辛卯

初四日

大會紳士於城隍廟倡義勤王

時秦盜李自成破山西分兵兩道一下真定一入居
庸關三輔震驚而浙之當事泄泄如故先生遺書撫
軍黃鳴俊請發兵勤王曰今天下人心死矣平居不
知君父爲何人安問緩急幕府當挺身犯難震鐃鐸
以先驅庶幾天下知人臣之誼有投袂而起者遂大

會紳士於城隍廟痛言君父蒙難臣子無坐視理吾
等當破家殉國少效同仇之義諸紳會者寥寥各書
數十緡而去越次日再傳單未至諸紳而應者如前
先生嘆曰人心如此天下事可知矣乃以已所輸金
遺撫軍又致書促其啓行撫軍竟不成一旅。初郡
司理陳子龍以治行徵造先生言別先生素在掃軌
何特纒履出語之曰僕有一言告公今天下紛紛多事
正京師坐困屢矣萬一變出非常而外移不至都城之
破可旦夕待也今日急策當令皇太子監國南京否
則亦宜分封二王淮泗爲後事圖此宗社大計惟公

與當事者籌之及流寇至總憲李邦華亦以此入告

廷臣諱之竟不行日錄兼書命皇太子監國南宮

五月己丑初二聞北變庚寅如會城大會撫按藩臬諸

司申討賊之義文曰對客一書書公今天不似德之

先生請撫軍勤王撫軍不應徬徨者彌月初五日門

人蒼黃告北都淪陷上投繯狀先生坦然震絕頃之

諸生秦宏祐錢永鏐王谷等數十人連奔先生所告

變先生跪而號迎謂曰當日既不能戮方圖君今又

不能身先討賊夫復何言願諸生斬我頭以謝先帝

汝輩各守所學無交替事賊可也王谷泣進曰先生

負天下之望一死不足以塞責必縞素發喪聲春秋

大義於長夜之中檄召四方一舉滅賊復君父之讐

定社稷之難此今日事也先生奮膺曰諸生責宗周

是也身雖老敢為衆先驅遂荷戈出率谷等集紹興

衛廳事一時蠶擁者數千人監司王鄴來會先生具

告所欲為云云鄴戰慄囁嚅不敢出一語目視移時

而散先生曰王公不足與謀當見撫軍取進止初三

日如會城給諫章公正宸置諸生從之行撫軍黃鳴

俊與各當事召聞先生至造寓謁見先生備述北變

請一面發喪一面提師北進曰今日致死亦晚而晚

矣鳴俊曰事或未確宜少鎮靜以安人心發喪之舉尚須有待先生勃然憤赤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闡外義當枕戈泣血以激同仇乃反藉口安民作遜避之計豈忠臣烈士所扼腕而望公者哉鳴俊慚靦退越日會城傳述愈核鳴俊復匿不敢言士民洶洶聚先生私邸不散鳴俊復來先生指衆謂鳴俊曰羣情如此公不欲安人心則已誠欲安人心固莫若發喪鳴俊默不應既而曰故事發喪必待哀詔今何據而行此先生曰嗟今日安得哀詔乎夫禮有常有變九廟震驚社稷淪喪臣子無食稻衣錦之理卽上萬無

凶問亦當行哭廟禮以抒一時忠憤之氣鳴俊不得已從之遂於初七日行禮於佑聖觀先生躬先易縞以尺白纏頭撫按及藩臬郡縣相率而行縉紳縫腋吏民會者數萬人哭聲震天地行禮畢先生復請鳴俊師期鳴俊對以器械衣甲未備先生曰三軍先發諸甲仗續進可也前請公勤王而公不應今日可再作觀望計乎若懷猶豫持兩端吾儕當蹈東海而死瓦鳴俊唯唯然實無與師意以大義無逃面許先生督兵親行而陰使幕客托言封守為重先生太息曰封守者君父之封守君父殉國欲守此于里提封屬

之誰氏而吾儕又為誰氏之民乎促駕愈急卒起
 不行先生度撫軍終不發兵謀鳩同志起義師適越
 守于穎至自南京贊決甚力乃與章公正宸共推先
 生為盟主痛哭誓師草檄發明先帝聖德無虧逆闖
 罪惡盈貫布告中外又合吳公大冲章公正宸熊公
 汝霖為書郵致摠兵左良玉劉澤清鄭芝龍要其會
 師討賊辭氣震烈於是招集勇敢技能之士委諸生
 部勒益延攬羣策下至販夫賈監靡不接引措畫旬
 日而先生瘁矣當是時先生痛先帝之變絕滋吟日
 啜糜粥數盂酬發紛糾力不能支重以兵饑無所出

方在計慮會舊淮撫朱大典來謁誓破家報國先生

壯其氣為白撫軍屬之名募而南京福王監國之命

至先生乃弛其任

初大典坐墨先帝勒饒三十萬尚
 求輸納聞先生倡義冀募兵自免

先生念國難方
 殷故權宜許之

丁酉初十日起復原官乙巳拜疏請罪不允

福藩監國南都會推冢宰吏部特疏舉先生曰一塵

不染之操百折不回之節學問本乎誠正非孔孟不

以教人經濟獨鄙富強惟堯舜可以事主已而枚卜

閣員吏部亦列先生名以請監國俱置不用尋詔起

復原官先生乃拜疏請罪謂一旦遭此鞠凶痛臣工

之作孽有自何辭一日班行如部院之辜恩更深應服上刑不赦臣卽不致死於賊卽當歸死司寇謹席藁守死以待報旨卿忠直清正朕從藩邸知之遣此奇凶憂患相倚無得以難進爲辭署疏稱草莽孤臣不敢以常禮居大變云

按先生與枚卜凡四次曾推冢宰兩次

戊申

二十一日至自會城

六月甲子

初八日

發自家乙丑次會城拜疏申討賊之義

及請誅中外不職諸臣奉溫旨嘉納

先生慮大讐不共戴王業不偏安拜疏申討賊之義

喜曰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

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

臣義士之氣至討賊之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

江左非徧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

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則請

以駐陛下親征之師從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必當

有嚮應而起者一日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

間設有兩節鉞不能禦亂卒南下路振飛坐守淮城

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

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按軍法臨陣脫逃

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請自今加重撫臣事

權責以彈壓鎮臣且不多設督臣以滋掣肘一日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應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旣封文臣隨之外廷旣封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日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又有在封守而逃者在使命而逃者於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憲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或陰陽詭秘爲賊行間尤宜顯示誅絕其他一切大小鉅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糾中外不職之罪畧曰賊兵入秦踰晉漸迫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迫凶問已確諸臣宜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圍之策卸兵權於闕外首圖定策之力此時親承先帝之命尚有總督張國維不思率先諸鎮共清國釁顧乃優游離局偃仰家園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又一新主旣立之後謂且不俟終日

首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間道北進或檄
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訪
諸皇子音耗萬無容自委者更不然而亟起閩帥鄭
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挾九邊諸督鎮戎甲銜救出
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
忠之坐誅者又一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非
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卽誅璫定案前後詔書
蒙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請今日問罪
之師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疏入賜溫旨褒答曰親
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恇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
之良心與愼新爵核舊官俱說得是朕拜昌言仍着
宣付史館其他正論侃侃足資激發時新君北伐無
期日議定策功至諸鎮稱兵讐殺反進爵侯伯恩詔
不禁逆案諸人意若許進用者先生撫今追昔不勝
髮指故再疏糾之一時方快衆憤而諸奸發難先生
遂攢矢如雨矣

再疏請罪不允

以上四疏俱
草莽孤臣

先是祝淵上疏救先生詔下部議部覆罰停南宮試
而先帝怒未解去冬復奉旨逮繫詔獄究主使獄未
具而都城破先生以淵案尚懸故再疏請罪

按淵卽
金吾訊

考掠不屈旋改司寇定罪警急詔所犯非坐殊死者聽臣條保於外淵得釋間關南還入南京疏糾馬士英為銀臺所格邑邑而歸後海寧失守結皖自益家人力救復甦是夕卒距先生之死二日也

壬午二十次丹陽侯旨即前三疏之旨

秋七月己丑初四拜疏請告不允

拜疏對揚休命奉溫旨嘉納

先生見朝政日紊決意請告已而謂溫旨若此何忍
愬然先是再疏請罪奉旨綱紀法度風俗人心賴卿
一轉先生乃拜疏發明四者之化本於王躬又進求
之設誠之地日剖之天理人欲之幾講學以明之躬
行以繼之存養省察以密之夙夜以將之時親賢人
君子以輔之又習諸萬幾日務以推驗之必使王心
之純果如天道之無貳無息而後王道之大自能通
天下以推準動化云監國嘉納之

拜疏特陳陰陽消長之幾奉溫旨報聞

先是南都聞變大臣議迎立主日次詢謀僉屬福藩
中樞史可法主之關白鳳督馬士英士英持異議使
所親為可法具言不可狀可法念福藩素無令聞然
其說欲立潞王諸僚多贊之者遂以書報士英及書
至而士英擁立之策已定福藩立可法進內閣仍管
樞事士英加閣銜督師鳳陽如故內不能平拜表請

朝宣言欲以可法書入告可法懼舉士英自代福藩
許之士英入朝進宮銜世蔭首倡定策之說欲以首
鼠徵諸臣吏掌科李沾和之誠意伯劉孔昭遂許太
宰張慎言引舊輔吳姓舊太宰鄭三俊而不及迎駕
勲臣廷辱之朝堂大譁詔罷慎言及司空程註少宰
呂大器而加銜勲臣谷有差於是士英薦逆案阮大
鈺知兵令冠帶陛見又命內侍王肇基催糧省直盧
德提督京營賴內閣高宏圖姜曰廣固爭名大鈺
而不用收肇基成命惟九德提督尚未寢先生不勝
陰陽消長之懼拜疏申明之其畧曰天道有陰陽而

人事應之其象爲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之進退則否
泰之象也方陛下之龍飛淮甸也天實與之人曷故
焉乃有護蹕微勞入內閣晉中樞官銜世廕晏然當
之不疑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督之入
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亦士英也於是先吏科給事
中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於是誠意伯劉孔昭
又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致朝端譁然聚訟矣而群
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
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
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

已踈何以言匡復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
浸浸有尾大之憂淮陽失事至不難譴撫臣道臣以
謝過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之卵翼也劉黃
諸將又各有舊汎地而置若棋奕洵洵爲連雞之勢
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競啓其雄心則皆
高傑一人有以倡之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
來皆勲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
祖制而不意又有內臣盧九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
之謂何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摠之盜賊皆從小
人氣類感名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相爲表裏

自古未有宦官用事而專閫之臣能樹功於方域者
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亟勅士英勿出督師鳳
陽聯絡諸鎮次第決用兵之策有不用命者立以大
法處之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
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若夫京營提督亦在陛
下獨斷而寢之書之史冊允爲宏光第一美政宗社
幸甚奉旨卿忠言讜論朕所樂聞至於文武將相未
盡調劑官府表裏皆出權宜卿風憲老成速入來諸
凡大政以俟面諮先生拜疏後寄示洵曰時下邪正
尚在相持吾有疏論列時事行吾言則進不行吾言

則義難入朝與諸公協師濟之風矣前後溫旨出高宏圖姜日廣所

票二公皆正人且疏望先生入朝而擬旨如此。時四鎮暨士英見先生糾

跡深懷憤恨適浙撫黃鳴俊至是提兵入覲抵京口與防江兵爭殺事傳南京謂先生協同鳴俊內除君

側外討諸鎮士英震恐宣旨兵令蘇撫統攝鳴俊不得陞見高劉二鎮又遣人刺先生見先生主僕三人

寓蕭寺中衫帶故敝篋衍枵然相與慨惜告謝而去

四鎮者劉澤清封東平伯鎮淮海高傑封興平伯鎮徐泗劉良佐封廣昌伯鎮鳳壽黃得功封靖南侯鎮

和

壬寅十七日 至南京

前疏雖奉溫旨先生尚不欲入朝一日傳聞皇太子

二王凶問不勝號涕曰讐恥若此北伐無期將何以

覓先帝於地下乎疾繞室中移時遂決意趨闕

丙午再疏糾馬士英劉澤清不報

士英得先生疏飛章轉攻先生謂自古奸雄逆亂未

有當新君嗣服之初敢行定策之誅其負海內重名

自稱草莽臣以示不臣天子臣安敢與爭澤清謂先

生結黨蠱國先帝寬誅漏網伏乞乾斷加誅以為大

臣蠱惑世道之戒先生抵京始知之見朝畢止與善

寺乃拜疏引罪且復糾士英曰士英因臣追痛先帝

而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臣喪服未滿自稱草莽并
謂之不臣是顯爲亂臣賊子立赤幟也夫士英誠居
定策功卽當東除西蕩立取讐人之首懸之闕下祖
宗疆土盡奠版圖乃江北四鎮岌岌乎有分崩離析
之憂不聞士英居中調度其各相雄長遂使進無
恢復之圖退鮮畫江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不終
負陛下恩乎糾澤清疏曰本朝受命三百年未有武
臣忝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欲殺憲臣者有之自
澤清始至所云欲殺臣者朋黨之說所稱黨人久已
丹沉碧化獨臣尚偷視息於人間至此當殿後而死
獨澤清敢行君側之誅如溫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
不問俱不報澤清傑又合疏叅先生先生出揭以辨
之時史可法劉孔昭黃得功各有辨疏福生俱慰解
之而四鎮又以公疏攻先生劉良佐復許以私疏先
生置不較

辛亥再疏請告不允八月辛酉

初六日拜命

先生以前二疏留中諸奸旣迭叅義難受命復堅辭
王不允越日政府慮攻擊不已擬諭旨飭百官云昔
漢宣起於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

今若袒分左右口構元黃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
爲何如主爾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
臣之間禮全終始先生業以疏稱草莽坐不臣得諭
旨滋不安遂於八月初六日拜命受事畢隨請面恩
欲陳匡復之計王遣中使傳免始諸奸因先生連疏
荷溫綸最後有面諮之旨大懼爲蜚語揭之朝堂坐
疏中移蹕鳳陽語爲不軌顯狀又言構死黨三千潛
伏丹陽欲與內閣別有所擁立王聞之疑懼而馬士
英益以危言佐之曰某固三案中人素不利於陛下
王愈畏忌不果召

所云構死黨三千
即指浙樞之兵也

丙寅拜疏請肅風紀

先生以朝政濁亂風紀不肅乃首拜疏畧曰漢臣董
仲舒有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臣願陛下先求之正心
之地正心而朝廷從之百官則而象之其爲風紀之
地肅如也是故內閣而干六部之事在爲專權六部
言而承內閣之風旨爲亂政臺省而依附閣部爲植黨
下介胥而與議朝政爲要君外官而暹賄朝士爲作奸
而尤重各衙門交結近侍犯之者爲罔上行私則臣
院皆得過而問之如臣院自長官而下或律身不謹

或守法不嚴或持祿固寵或黨邪害正皆屬溺職其
敢逃陛下之斧鉞統祈聖明申飭

丁卯拜疏申臺員從逆之誅及糾蘇松巡按周

旨允行

先生論今日刑政無如從逆一案當首嚴閣部九卿

大臣次封疆大吏次卿寺臺省詹翰屢趣司寇賀世

壽世壽以予王盛故未便引繩多所推阻先生姑就

臺言臺備舉御史糾之率先從逆列在上等者為喻

上猷其次在官偽命有據者裴希度衛楨固陳羽自

涂必泚蔡鵬霄柳寅東張鳴駿熊世懿偽命無據或

拷或逃者陳昌言馮垣登周亮王劉令尹朱朗樂金

毓峒魏瑄李植吳邦臣張茂爵倫之楷趙讓汪承詒

鄭楚勳在差而逃者河南巡按蘇京山東巡按余日

新長蘆巡按向北或留或逃或殺尚無下落者直隸

巡按劉憲章巡關俞志虞山西巡按汪宗友宣大巡

按楊爾銘甘肅巡按傅景星河東巡按成友訃茶馬

徐一綸請王通行各撫按提問重者解京正法輕者

量從末減或竟予昭雪巡倉徐養心巡漕沈向爾淮

巡鹽楊學愿請另勅吏部議處又疏糾蘇松巡按周

甲六敬巡方不職并及東陽知縣姚孫棐王俱允從

刑表山先生年譜 卷下 七 諸人堂

甲戌拜疏清輦轂以清天下

大畧痛言先帝之世自京師達外吏賄賂公行以致

亡國之禍今後士大夫有苞苴及門者許五城御史

不時發覺仍乞陛下令所司畫赭衣以當辟永廢歸

田御史縱不舉者臣院糾之御史行之五城兵馬縱

不舉者御史糾之若外官不法通撫按不從重典論

奉令旨內外臣工務一體遵行

乙亥拜疏申明巡方職掌

先生論巡方之職莫重於察吏而與其徒言察吏無

寧言風吏仍放周官六計求端於風德之要曰廉一

曰廉善責招撫也二曰廉能責開墾也三曰廉辨責

均役也四曰廉法簡獄訟也五曰廉正責教化也六

曰廉敬責備禦也另編巡方實政冊詳開六計項款

以請告未及頒行

乙卯拜疏申救給事中袁彭年不省

先是八月朔監國御殿命錦衣衛設立廠衛勒三日

奏報於是臺省交章爭給事中袁彭年以忤旨降二

級調外任臺省復爭彭年不當罷時先生草疏欲諫

既謂王有轉圜意不果居旬日不省乃拜疏曰廠衛

一事廷臣屢爭之不得至降罰科臣袁彭年陛下固

疑廷臣之有黨姑借一人以示罰夫厥衛設而宦官
從此用事矣宦官用事外廷因緣爲奸矣言路阻而
宵人得志徑竇開而賄賂公行輦轂之下廢官充斥
蜚語含沙下凌上賤妨貴遠聞近淫破義法紀蕩然
長此不已必且紹述魏崔之政養成彪虎之奸而其
爲宗社之禍有不忍言者疏入復不省

九月戊子

初三日

拜疏糾新除少司馬阮大鍼奉令旨詰

責

前月晦日安遠侯柳祚昌特疏薦大鍼詔拜兵部右
侍郎仍命不得仍前瀆擾廷臣貽愕莫敢言先生方

在告候命卽草疏糾之畧曰國家莫大於邪正消長
之辨而才謂爲次大鍼而才誠可用也臣慮其爲黨
邪害正之才足以病世道而有餘夫一大鍼耳樞輔
言之不果行臣意其必屈體公議與天下更始夫何
勲臣祚昌又繼承風旨更唱迭和終至取旨如寄宰
相之權如此將置陛下於何地乎摠之大鍼進退關
江左興衰臣去國之身在官言官不敢不盡言奉令
旨阮大鍼拔用朕素已鑒裁豈因柳祚昌薦舉諭旨
已明何得又來瀆擾大鍼進退關江左安危是否確
論於是先生浩然之志益不可回矣

乙未初十日再疏請告賜馳驛歸里仍給新恩丙申拜疏

辭

王予先生馳驛歸詔給應得恩典先生獨謂國讐未復固辭不受所司致常祿亦却之在臺二十四日於凡治平大經脩省至計無有不盡言而尤於討賊復讐之義摧邪輔正之道為惓惓云自先生行而內閣高宏圖姜曰廣太宰徐石麟蘇撫祁彪佳給事章正宸熊汝霖陳子龍後先去位中外無留良焉按先生通籍四十五年在仕版六年有半實立朝者四年草職為民者三

丁酉拜疏陳謝悃不省

先生身雖去位而憂時憂國復拜疏陳悃一曰脩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二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三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四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五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王不省

辛丑十六日辭朝出都門

冬十月丁卯初三日至自南京

先生出國門道路士民黯然失色或有揮涕者莫不切齒權奸曰邦家不造使劉公不終究其用吾儕小人莫知死所矣歸途著十哭詩以弔殉節諸君子自

此羣邪益競進盡毀先帝成案屢欲興大獄陸朗黃
耳鼎張孫振各有疏劾先生率坐先生黨首先生還
山杜門引罪每以身餘一死爲憾語及北變輒愴然
曰吾安得從先皇帝於地下哉自聞變遂蔬食至沒
齒不茹葷。門人聞先生歸欲就教者先生答書止
之曰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
堪我輩從容擁臯比而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惜人
間羞恥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
也知交中幸徧致此意

順治二年乙酉先生六十八歲

春二月中興金鑑成

初先生赴召留都皇皇中興無象至寢食交廢是時
張應鰲從行請定歷代中興錄爲新君龜鑑先生躍
起曰是予志也卽命應鰲具草漢唐宋皆慮鰲與陳
毓華所輯先生再加增定先生又取高皇帝及二帝
三王以續之一曰祖鑑二曰近鑑三曰遠鑑四曰王
鑑五曰帝鑑近日皇祖宋高唐肅而上邈之帝堯又
自堯歷舜禹湯文武心法治法合爲一源名曰中興
金鑑草疏欲上進不果。時先生以修考妣墓在鳳
林

三月考訂大學參疑成

先生於大學既從高忠憲公所定去年海鹽吳公麟
瑞致大學辨一書備載戴記古文明道伊川本朱本
及曹魏石經先生讀而折衷之定古文一通名參疑
蓋積衆疑而叅之畧為詮解首大學之道節次古之
欲明明德節次物格節為正經次物有本末節次緝
蠻黃鳥節次知止節次邦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
節次其本亂節次此謂知本節為一章釋格物致知
以明格物未嘗缺傳又以君子有大道節堯舜則天
下節克明德章盤銘章穆穆文王二節為一章入在

平天下章後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平天

下章亦有更定大抵從石本居多前輩楊止齋力辨

石經為偽書先生酷愛之曰苟言而是雖出於後人

何病况其足為古人羽翼乎遂本之更定如此臨絕先生

謂過於割裂於古小學通記命削之。按參疑本祇
高本更為完整而詮解亦更精細雖先生命削仍存
之以俟
論定

夏四月避跡於上竈陳氏之別業

時有答史孝復書發明致知之知即知止之知格物
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

五月改訂人譜

正先生於譜中未當者再加改正。是書凡三易稿始定。

又取古人言行從紀過格諸款類次以備警名人譜。

雜記雜記尚未畢草先生臨絕命為補之敬受命成書

六月丙寅十五日杭州失守始絕食尋出居水心菴。

當是時

大清兵破南京潞王監國於杭左右皆南國大奸日引領

為降附計而郡邑諸大夫俱戰栗旦晚且行遜先生

孤忠耿耿莫可告語六月十三日杭城失守諸大帥

盡散潞王具款降十五日午刻先生聞變時方進膳

先生推案慟哭曰此予正命時也遂不食僵臥榻面

泣涕奉糜以進先生揮之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

享分義然也頃之姚江張生應奕呂生滋請見言事

先生延入卧內憑几而見之應奕進曰今日繫天下

望者先生也潞藩雖降浙東猶有魯惠二王宗室有

楚將軍名華先生何遽言死先生曰向者累請守道

于公城守公褒如充耳今欲為於國亡勢去之餘亦

已知其難矣至於予之自處惟有一死先帝之變宜

死南京失守宜死今監國納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

日世豈有偷生御史大夫乎應奕曰不然今日所論

者宗社為重先生需一死以存宗社高皇帝以下之

靈實式憑之夫死非先生所難處死爲難死而有益於天下死之可也死而無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輕棄之先生曰吾固知圖事賢於捐生顧予老矣力不能勝徒欲以垂盡之軀扶天崩地坼之業多見其不知量耳予之所言異日不可知之功也予之所守者人臣之正也身爲大臣敢舍今日之正而冀異日不可知之功乎吾死矣夫十六日吾越爭鑲金犒師應變復馳見先生曰事急矣奈何宜出城更圖計畫先生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吾將安之乎應突知不可奪曰城降矣卽欲死豈先生死所先

生爲動色曰如從子出城遲數日授命耳晚始

七日辰刻先生盥櫛辭家祠出居郭外之水心菴

丑二十
六日 答徵書

先生連日食少糜忍死以俟十九日通判張愮賈圖籍諸生耆老馳牛酒渡江輸降先生聞之復不食二十一日門人王毓著痛子裕迎降自沉柳橋死留書上先生曰毓著已得死所幸先生早自決母爲王炎午所弔灼不敢以書呈先生聞毓著死曰王生死我尚何濡滯哉先是婿秦祖軾知先生不食作書解之謂江萬里身爲宰相義難苟免先生非萬里比因援

文文山謝疊山袁閔事言死尚有待先生覽書爲進
糜一盂至是答書謝祖軾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
無死以身在削籍也而事尚有望於中興南都之變
上自棄其社稷而逃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
死以俟繼起者有君也迨杭城失守監國降矣今吾
越又降矣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
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
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
乎若少需時日焉必待有疊山之徵聘而後死於義
未嘗不可然疊山封疆之吏非大臣也且安仁之論

而不死終爲遺憾宋亡矣猶然不死則有九十三
老母在堂戀戀難一決耳我又何戀乎語曰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夷齊之所以猶得採薇於首
陽者以其尚有地可逃也今逃何地乎君臣之義本
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
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而蚤死頗傷
於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不
見王元趾赴水而死乎所謂士死義也元趾真可以不
不死我又非元趾比也以元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

無逃矣好名好利徇義徇情皆可弗問矣繫之辭曰
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
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
又屬示洵曰禍事要交盤明白不得容情作不結之
局義田不可一畝分動少存區區之心以報祖宗耳
死後棺用舊制晚年自制一棺材甚薄歛用孝衣銘旌弗書官
殯在鳳林弗請做葬文弗刻文集汝做人平日無端
忙迫大抵多浮誇之病浮誇則中欺罔百行無成只
去浮誇二字便一一可省身克已又繫以辭曰子職
采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二十五日

乘小舸言進鳳林辭先墓過西洋港舟中再拜叩頭

曰老臣力不能報國聊以一死明臣誼遂投洋中舟
行十數丈舟子急挽權救而先生尚浮水面輒以手
推舟子曰吾將死於此矣母悞我願良久不得溺舟
子固掖而起幅巾猶未濕也隨進鳳林辭墓因頓彌
甚暫息靈峯寺是日李羅徵書至同先生徵者八人
在越爲高宏圖去位寓越商周祥姜逢元邢彪佳及先生
洵入靈峯言狀先生曰吾所以隱忍至今者以熊雨
殷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吾止盡今日之事遂口
授答書曰遺民劉某頓首啓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

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
敢尚事遷延遺玷名教取譏將來某雖不肖竊嘗奉
教於君子矣若遂與之死某之幸也或加之以銖鉞
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終
言不再自此勺水不入口二十六日泐錄書付使者
并交書不啓封歸之

戊寅

二十七日

舍於楊枋

某與某對某某與某不與某也

泐自靈峯迎先生至楊枋舍於秦祖軾之居旁二十
八日婿王毓芝入門先生望見呼其字曰嗟紫眉當
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子態毓芝口然因語及弟

著事先生爲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徐曰
吾始不食數日時燥渴甚因飲少茶覺味如甘露始
外飲茶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有頃毓芝
進曰先生心境何如先生曰他人生不可以對父母
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
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懼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
已二十九日祖軾入侍先生口吟絕命辭曰留此旬
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
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筆之先生曰無庸偶然耳
旣而曰吾感熊雨般而賦此因謂祖軾曰爲學之要

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又曰吾日來靜坐小菴胸中渾無一事蓋人生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又曰餓死小事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能明乎此者其於道也庶幾乎爲進請示訓先生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爲再請先生曰做人之方盡於人譜汝作家訓守之可也又命爲曰下蔣監碑於墓道之南顏其額曰有明秦臺先生藏衣冠處子某婦某合葬之墓言訖泣然下曰吾平生從未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故也已而曰胸中有萬斛泪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祖軾曰先生此苦奈何先生指其心曰孤忠耿耿閏六月初一日王毓芝復來候先生謂曰吾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時有門人謂國統斷不中絕復勸先生進少飲先生曰古人一飯之德必酬我一窮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之說昌此國事所以不競也死則死耳何勸

爲門人固勸不已先生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又要我做兩字張應鰲在側先生攜其手曰學問未成全賴諸子應鰲曰敬受教先生點頭復厲聲曰爾曹勉之應鰲復進曰今日先生與高先生丙寅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先生印合何如先生曰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初五日先生蚤覺撫胷謂祖軾曰此中甚涼快祖軾因問先生不以他端立決必欲絕食而死非但從容就美或欲爲全歸之孝乎先生微笑肯之

明六月戊子

初八日

先生卒於秦氏之寓寢

初六日申刻先生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肅容端坐有頃遷北首卧以示北面對君之義神定息微若將逝者家人環哭先生搖手戒之初七日毓芝以祁世培殉節狀告先生先生已不能言但張目舉手者再復指几上筆硯毓芝攜至前先生捉筆書魯字毓芝曰先生問魯王監國事乎先生領之初八日友人來自郡中傳鄉紳某某皆薙髮應聘先生齧齒擊床太息者再成刻氣絕雙眸炯炯至闔棺視猶未瞑前後絕食者兩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享年六十八歲遵遺命歛以深衣幅巾皆用素書其旒曰皇明

戴山長念臺劉子之柩

八月丙午

二十七日

舉殯於鳳山秦臺公墓側

遵遺命補廬墓也

順治五年戊子冬十二月丁酉

初七日

葬先生於下蔣之原

日舉殯至是已三年乃遷先生柩於下蔣之原暨夫

人合葬秦臺公遺衣遺土仍埋於墓左

其他婚配子女謹綴之末簡元配章夫人累封淑人

一子卽不孝孤洵以先生官京兆尹遇先帝冊立東

宮恩_禮官生娶光祿寺少卿周公夢尹女女三長祖

適陳剛邑庠生次祖祥適王毓芝太學生次于_注

適秦祖軾邑庠生皆出自夫人孫男四長_茂

史黃公尊素子官生宗義女次士林娶吏部尚書商

公周祚子太學生承祖女次長林娶江西寧泰兵備

叅政祁公承燦子貢生駿佳女次道林娶副總戎定

國將軍吳公用宣子庠生元遇女繼娶太學生陳公

鑒女孫女一適錦衣衛吳公孟明子邑庠生邦定子

善頌

不孝洵奉述年譜既卒業復緬懷生平遺行綆涕

而言曰大哉誠乎仰觀於天日月之所以運行陰

陽之所以變化此誠也俯察乎地山川之所以流

時草木之所以繁植此誠也中觀乎人倫類之所
以常生人心之所以不死者此誠也誠者天之道
也先君子學聖人之誠者也始致力於主敬中操
功於慎獨而晚歸本於誠意誠由敬入誠之者人
之道也意也者至善棲真之地物在此知亦在此
意誠則止於至善物格而知至矣意誠而後心完
其心焉而後人完其人焉是故可以扶皇綱植人
紀參天地而爲三才也其脩於身也目不視邪色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戲言四體不設怠惰之儀威
儀容止一範於禮非其義一介不取非其道一人

不苟同也其刑於家也事親極其孝撫下極其莊
闔門之內肅若朝廟妻孥之對有同大賓以至接
朋友虛而能受馭臧獲嚴而有恩入其門翼翼如
登其堂雍雍如也其待戚里也事外祖如其祖事
姊如其母撫甥如其子撫孫甥如其孫其他若母
族若外家若壻家貧者助弱者植質美者教訓務
使恩誼周洽不以親踈而間焉其待宗族也袒免
以內子不娶娶之女不嫁嫁之上事祖宗置祀田
百畝以供祭下逮族姓置義田百畝以贍乏其自
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而

處之裕如也其待鄉邑也地方風教力爲表揚民生利弊力爲興除連年游饑則謀積貯以施賑濟所在告驚則講鄉約以正人心而設施見於一方矣其進而立於朝也致主期於堯舜非天德不以入告敷治本於三王非王道不以開陳而尤惓惓於進君子退小人爲幹濟時艱之要然謹難進易退之節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未嘗終年淹者天下仰其出處如祥麟瑞鳳以之卜世道之興衰焉其退而居於野也橫經論道講學淑人上自可書六籍一一蠶正之下至濂洛關閩以及有明詩

人折衷之闡往聖之微言黜異端之訛謬存天理於幾微留民彝於一綫其見於著述者愈宏且偉焉蓋自作止語默以至進退辭受無非一誠之所流行自家庭日用以至鄉國天下無非一誠之所貫徹而至於臨難一節從容就義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不虧體不辱身忠孝兩兼仁義兼盡殆合夷齊首陽曾子易簣而兼有之信乎可以扶皇綱植人紀參天地而爲三才也先君子盛年用功過於嚴毅平居齋莊端肅見之者不寒而栗及晚年造履益醇涵養益粹又如坐春風中不覺浹於肌膚

之深也竊嘗論之道統之傳自孔孟以來晦蝕者
千五百年有宋諸儒起而承之濂溪明道獨契聖
真其言道也合內外動靜而一致之至也春象山
而始分陽明子言良知謂卽心卽理兩收朱陸畢
竟偏內而遺外其分彌甚至先君子而復合先君
子之學以誠意爲宗而攝格致於中曰知本斯知
誠意之爲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知止斯知誠
意之爲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見大學
參疑卽內而
卽外卽動而卽靜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蓋自濂溪
明道之後一人而已其餘諸子不能及也若夫恢

復心體之量舉昔所讓棄於佛氏者一朝還之吾
儒廓清之功不在禹下而卽其闢邪說距詖行放
淫辭掃蕪蕪而開正路者其功又豈在孟子距楊
墨下哉洵負罪名教無能爲先君子役開嘗外詼
宗黨退考遺文邐得一二遂輟號灑血敬述年譜
如右復括其大旨而著道統說於後以俟知德之
君子考焉至於言之獲戾斯文固有所不暇恤也
順治八年辛卯夏六月上浣之日不孝洵泣血百
拜書

公手述為先生家曾孫愧翁伯收藏歷年既久

蠹魚侵蝕字多殘缺乃連人譜一卷交與先君

子宛委公校訂刊雕未幾愧翁去世先君子即

先將人譜付梓其年譜因一時未能並舉隨付

文蔚收葺待登梨棗乾隆壬申歲學使雷公太

守鄭公輯雕叢山先生文集時文蔚遠客睢陽

墨未及將年譜送刻蹉跎十餘載鉛山蔣定甫太

史來主叢山講席蔚與談及此事太史慨然引

為已任因重加校訂措貲付梓入集遂得補集

中未完之闕云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仲秋元姪

貞孝先生傳

邵廷采餘姚人

貞孝先生者姓劉氏諱灼字伯繩紹興山陰人父左

都御史忠介公宗周發憤獨誠意之學歷任神光熹

愍間犯顏極諫卒死徇國海內稱之曰叢山劉子先

生幼習父訓以不苟取與進退為家法出則載書隨

轡入則奉盃視膳家畜老僕罷癯嘗令典謁遇之者

不知為公子魏忠賢之禍流傳有詔逮公時先生年

十四熟師將挾之他避堅不可遂從公入雲門公講

學證人來者日眾首令先生開誘然後延問同門引

為老友德清許元溥敬菴孚遠子也遺書稱儒佛為

一先生闢之言儒佛之異不在於用而在於體慎獨而
中和位育豈彼佛者所有其能篤守父師之說如此
公官左都以救姜埰熊開元得罪舉朝震栗先生爲
僮衣從入朝堂側聽具載其語歸作壬午召對記李
自成陷京師公詣會城責巡撫黃鳴俊勤王遣先生
歸募兵於越旣從公入南都見朝政紊亂力贊公歸
里我

朝招下浙東公不食先生但伏庭下悲泣唐藩魯藩皆
遣使祭贈公蔭先生官先生辭蔭曰敢因父死爲利
浙東敗逃剡溪萬山中欲走閩奸人將難先生乃不

得已歸哭公瘞所以不得比祝開美王元趾從地下
爲愧旣葬遂杜門絕人事監司王庭璧知縣顧予咸
來設奠副使王爾祿同知吳勉竝公門生赴哭俱弗
見爾祿贈金三百辭曰梓遺文固辭弗受及去官造
門言別卒不內曰幸爲我辭大夫若違先訓墮初志
何益萬分出處殊致無苦相強爾祿泣下曰鳳翔千
仞非三代以下人物真我師嗣子也其坐臥叢山一
小樓竟二十年故人自史子虛張奠夫憚仲升數輩
外希復接面嘗寄榻古小學有縉紳徵集多士要先
生復舉講會遂屏跡不至於康熙三年卒年五十二

登真山先生年譜 卷一
卒之夕出篋中稿屬諸子曰大父千古聖學所寄勿
漫示人俟可梓行世曩遺命葬下蔣水土淺薄有力
可擇高阜改葬若等第遵人譜記憶大父絕粒安貧
讀書養教子孫又曰生平搥厲惟恐墮喪名節今畢
矣殮用孝服祭素食以志吾終天痛葬大父墓道使
魂魄長依附先生爲人溫栗居閨闈未嘗有惰容先
公在時省郡大吏敬待若神不因此通請謁少年傲
賈誼詔安策指列治道公見而怫曰奈何爲此矜張
卽不復作證人社友徐君嘗捐建書院貲約以時酬
會徐死先生垂歿趣長子茂林訪徐後人還之後人

無所得以歸其壻曰爲我告徐君冢故友某償夙負
矣避地剡溪奉公文像托友人周敬可敬可盛以布
囊置牀頭有警卽負之登絕嶺如是一年無片紙失
歸而家破養之沒齒臥榻故假祁氏病篤命起扶易
曰豈可終於祁氏之榻其矜細行皆類此同門私諡
之貞孝是時能承先志守道不變者長洲徐枋昭法
九一先生汧之孤僧服隱吳門山巡撫御史湯公斌
屏騎從到門求見不內繞行山廬歎息而去亦以壽
終

論曰先康節有子子文能紹其學儒者茲嘉歎之然

遭宋昇平有洛下諸君子相倡和再世處士身名俱泰若叢山當明末造有言不信致命遂志困不失其所享而為之子者義不容與父俱死乃至掩形匿跡交遊講藝之事一切都絕與子文之履順未可同論孔子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有焉

忠介公前後奏疏講學語錄具載文集矣而此編也忠介公立朝之大節講學之範圍自降生以至殉節無一不備述焉然而家徒四壁未克付雕自先叔祖毓德公令撫寧歸乃校訂而梓之相國梁文定公為之序與文集並傳于世蓋六十年於茲矣歷年既久字頗漫漶殘缺而輯也少孤素無擔石之儲欲整理焉而有志未逮忠介公之遺跡幾成缺陷今年春偶檢先人舊物則斗室塵封中見鏤板數笥拂拭而視之則忠介公年譜先世所梓而未成者而板

先 忠介公年譜兩卷 六世祖貞孝公手輯者

忠介公前後奏疏講學語錄具載文集矣而此編也

忠介公立朝之大節講學之範圍自降生以至殉節

無一不備述焉然而家徒四壁未克付雕自先叔

祖毓德公令撫寧歸乃校訂而梓之相國梁文定公

為之序與文集並傳于世蓋六十年於茲矣歷年既

久字頗漫漶殘缺而輯也少孤素無擔石之儲欲整

理焉而有志未逮忠介公之遺跡幾成缺陷今年

春偶檢先人舊物則斗室塵封中見鏤板數笥拂拭

而視之則忠介公年譜先世所梓而未成者而板

劉鼓山先生年譜

之廣狹正與文集等雖不無少損而字畫尚完輯知

忠介公之式憑有在是用敬慎校對拮据完編以續

先人未竟之功焉竊憶忠介公殉節勝朝孤忠勁

節數榮

高宗純皇帝嘉獎賜額賜謚幽隱之光昭于天壤

皇上御極之二年又從侍御馬公之請以忠介公從祀

孔子廟廷異代孤臣遭逢巨典千載獨殊雖

大聖人扶植彝倫立萬世人臣之式故不吝洋洋

聖謨而嘉嘆之又寵宣之而為子孫者將何以圖報稱萬

一哉輯也惟魯性成素少學問雖奉祀有典而亦不

克敬承竊念是書先世欲成未遂而輯復置之將不

僅湮忠介公生平之大節而且上負

聖世褒忠崇儒之至意矣梓成爰記其始末如右

道光辛卯正月之吉八世孫爾敬跋



劉龍山先生年譜
卷之二
言人堂

